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永慶升平前傳
第六十五回 張廣太店中遇仇人 賽展雄山寨救豪傑

詩曰：征衣顛倒亂烏催，鈴鐸聲中短夢回。河月白移鴉背曉，嶺雲青入馬頭來。

關心霖雨欣成歲，對面明山熟稱才。

報道及門新綰綬，為聽興頌喜銜杯。

張廣太在這清風堡內避雨吃酒，正喝了有幾壺酒，頭暈眼黑，不省人事，栽倒就地，不能動轉。外邊那二十多個後丁已栽倒在地，不能行動，俱皆受了蒙汗藥酒，原來是李貴瞧見有一個藍大腦袋扒在牆上，就是那個人。他跳下去，從前面叫開了門，進去到了櫃房。小二說：「二教師爺來啦嗎？有什麼事？」那個人說：「沒事。我問你，上房屋內住的是什麼人？」小二說：「是巡河副將張廣太張三大人。」那個人說：「好，原來是我的對頭冤家。來，你把我這一包藥下在酒內，如他要酒之時，把藥酒給他拿去，我要報仇雪恨！你把這事給我辦好了，我必重賞於你。」小二不敢不遵，把酒內藥摻好了，上房之中又要酒，小二把酒拿到上房。那一個人坐在西上房窗戶以外偷聽，見張廣太三人麻倒，他叫小二把門關好了，不准放一人進來。他拉出金背刀，說：「張廣太，你也有今日！我非把你碎屍萬段，萬不能少剝你一刀！」躡進了裡間屋內，過去一瞧，當中穿銀灰摹本級箭袖袍的，是張廣太，那兩個人不像作官的模樣。先把張廣太的辮子一提，掄起金背刀，照著張廣太脖頸方要望下剝，只聽店門外邊有人打門，說：「快開門！宋伙計，快開門吧！大寨主爺來了。」那要殺張廣太之人說：「別開！我出去瞧瞧再說。」小二不敢開門，只聽「克噠」一聲，早被外邊叫門的人推開，進來有四十多個人。

為首那個，是藍綢子的包頭，藍綢子褲褂，青緞子靴；淡黃臉膛，長眉大眼，手中拿著雙刀。那四十多個人都是拿著槍刀，在院中站定，說：「原來二弟，你拿刀要殺誰呀？」那個人說：「大哥，是你叫門，我要早知道是你叫門，早把那小輩殺啦！」那黃面目的英雄說：「二弟，你要殺誰？你說我聽。」那二寨主說：「大哥，就是與我有仇的那個張廣太。我各處找，俱不知下落，不想今天在此處相遇。我料想大哥你回去啦，不想是你來在此處。雨也住了。你等去先把店門關上，再到西上房，去把張廣太那些個人都給我他們捆出來，那時再作道理。」這四十多人進西上房之內，把張三大人三個人與那二十個兵丁，俱搬在外邊院中。二寨主說：「大哥，我先把張廣太給殺了。」那位淡黃面目的大寨主說：「二弟不可這樣胡為。當年殺死咱們大哥那個人，是武清縣河西務的張廣太，咱們不可殺錯了好人。先把他捆上，然後再用解藥把他們解過來，問一問他是河西務的張廣太不是。世界上同名同姓之人不少，不可粗魯。」遂吩咐：「來人！把這些人先捆好，然後用解藥給解過來。我問一問，如不是咱們那個對頭冤家，咱們好好的把人家放了就是。」二寨主說：「就是那麼辦啦。」眾人把張三大人等捆好了，用解藥給解過來，甦醒多時，睜眼一看，覺得膀臂被人家捆上了。張廣太說：「好大膽匹夫！原來是賊店，還不把我給放開？」李貴、鄒忠破口大罵說：「你這些個賊人，今天瞎了眼，擅敢把本鎮大人給謀害了！」那二寨主說：「你等且慢，我先問你們是哪裡的？這店裡也不是賊店，寨主爺拿你所為報仇雪恨！」那大寨主說：「你們三個聽真，與我們有大仇的，是北京武清縣的人張廣太。我們要把他拿住，碎屍萬段！你們三個要不是，可趁早說明白了。」張三大人一聽，心中說：「這些個賊人用這話繞我，叫我臨死還得輸了嘴。此事我焉能受他人之計？」隨即答言說：「你等這些個賊人，既說我與你們有仇，我正是京都順天府武清縣河西務的張廣太！你要殺就殺，何必多問！」那二寨主說：「大哥，你不必多問。我正找不著他，待我先殺了他，替我兄長報仇雪恨！」說罷，掄刀就要往下剝。大寨主說：「二弟且慢，我還有句話說。」又問李貴、鄒忠說：「你兩個人是他的朋友，他到底是姓什麼，叫什麼哪？」李貴說：「放你媽的屁！我三弟早就告訴你，你為何還問我，是怎麼回事哪？」二寨主一聽，說：「大哥，你不必多問他，我先殺了張廣太，然後再說吧。」舉起手中的刀，照定三大人的脖頸望下就剝。大寨主一瞧，後面飛身一腳，正中在二寨主的胳膊上，「噹啞啞」一聲，二寨主那口刀就扔在就地，一轉身，說「好哇！你為何反幫助外人動手？這是所因何故？」大寨主說：「不是我踢你，在這清風堡店內惹出一場大禍。此地乃江蘇地面，殺完了，倘若是走漏了消息，那時豈不連累店家？我在旁邊要說你，恐怕晚了，故此我踢你一下。二弟，你不必多心，咱們把他帶回山寨，任憑殺剮存留，劣兄絕不管閒事。」二寨主說：「我只要給我哥哥報仇雪恨，萬不能饒他！」吩咐眾嘍兵：「把他們的馬拉出來，將這幾個人捆好了，馱在馬上回山。」又從懷中掏出幾錠銀子，說：「小二，這是白銀二十餘兩，給你吧，他們與我有仇，你與我無仇呀，不能白使喚你，你拿著作為零用，我等去也。」

二位寨主帶著四十多個嘍兵，把那二十三個人馱在馬上，他二人騎了兩匹馬，出離了清風堡，一直望南。張廣太不認得這兩寨主，也不知在何處與他結下冤仇，又想不到，心中甚是煩悶。又瞧這兩個人的穿著打扮，不像天地會，心中不解其意，口內罵不絕聲，又不能問。

瞧著走了有數里之遙，正南有一座山口，進了山口走了不遠，又望西走，一片沙場。正北是山，山上有寨，只聽外邊樹林內一片聲喧，出來了四五百人，齊說：「接二位寨主！」請了一個安，兩旁一站。那為首大寨主說：「到山上再說。」一同到了山寨，二寨主說：「你我在分金廳上落座。」這座大山寨分金廳是明著五間，東西配房各十間，後邊俱是軍裝庫、糧草等物，兩旁擺著刀槍架子。大廳頭前，埋著四根黃鬆木的柱子，俱有六尺來高，為的是開膛摘心用的。叫嘍兵先把張廣太三個人捆在東邊那柱子，上用涼水澆頭，開膛摘心。手下嘍兵把三個人捆好，把大木盆放在三個人的跟前；又挑過兩桶水來，拿過一把牛耳尖刀，說：「請二位寨主，是誰殺他？」二寨主說：「待我親自動手！」

方站起身來，要殺張廣太，大寨主說：「二弟且慢，我有幾句話望你說，冤家宜解不宜結，咱們大哥已然被張廣太給殺了，事到如今，若依我之見，倒作個整人情，把他們放了。」二寨主一聞此言，氣往上一衝，說：「你是我師兄，死的是我哥哥，活著時節待你也不錯，教你能為武藝。今天我把仇人拿住，你不說替我哥哥報仇，你反說把他放了。今天我非殺他不可！」大寨主說：「你望張廣太有仇，你望別人也有仇嗎？那姓鄒的與姓李的，連這二十個兵，你都交給我，我不能放他們，帶在後邊，由我發落。還有一件事，大哥被害的那一張圖樣請出來，當中供好了，你祭奠祭奠，磕幾個頭；然後把這張廣太開膛，把他的人心也放在桌兒上。我也不管了，你就這樣辦理吧！」先叫人把李貴、鄒忠鬆開，拉到後空房之內，把那二十個兵丁就抬到後邊去。李貴破口大罵說：「小子們，你先把你李大爺給殺了吧！」鄒忠也是罵賊。惟有張廣太一瞧，把兩個拜兄弟搭在後邊，自己也不言語，心內說：「大丈夫視死如歸，何必多想，無奈我不知道與這個賊人有何仇恨？」那位大寨主過來說：「我也救不了你了，我也不忍心瞧著你死，我到後邊去了。」

大寨主走後，過來幾個嘍兵，在分金廳前頭擺了一張八仙桌，從裡邊出來一個嘍兵，手中拿著一卷畫兒，在那柱子上釘了一個釘兒，把那幅畫兒掛上。張三大人一瞧，心中想到：「我倒是瞧瞧那畫上是怎麼回事。」只見那個嘍兵把畫兒掛上，上面畫的是一個葡萄架，葡萄架底下擱著一把椅子，上面坐著一個少婦，畫的是千嬌百媚，萬種風流，不亞當年西施女。旁邊站著一個少年男子，不是大清國的打扮，穿的是古來的衣襟，頭上戴如意巾，雙垂燈籠走穗，迎面八寶珠，身穿百花打子襖，白綾襪子，雲履鞋，年約二十多歲，把那少婦兩條腿用手一拿，要行那雲雨之事。張廣太一瞧，心中說：「這是《金瓶梅》潘金蓮大鬧葡萄架。他說我殺了他哥哥，我永遠不做那苟且之事，真是怪道！」那二寨主一瞧，說：「你這些個混帳！在此把我的一張玩意兒拿出來何干？這是潘金蓮大鬧葡萄架，還不給我拿開嗎！我哥哥的那一軸影像，是在我住的那間屋內箱子裡邊，一軸舊的。」

那一個嘍兵又去到裡邊屋內，拿了那一軸字畫兒來，上面掛好了。張廣太一瞧，上面是畫了一片水，水上有幾只官船，船上有一桿黃旗，上面有字，是「欽命上海道哈」。船頭上站著一個人，頭戴著青色綢子罩頭帽，灰色綢子袂褲夾襖，薄底青緞子快靴，看那面目彷彿像自己的模樣。又見那邊有一隻船，船上有二十多個賊，為首有一個藍面目的大漢，手中拿一口金背刀，在那裡站

定，咽喉之上著了一避血桷，是被那個少年穿灰色的英雄打的。張三大人一瞧，才知道是當年在滄州殺水寇，跟哈四大人之時結下了冤仇。此時自己才明白，也不言語了也不知那兩位寨主姓什麼，叫什麼，自己惟有閉目等死而已。